西周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

户内俊介

提要 本文在户内俊介〈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待刊）的基础上，对西周汉语{其 m}提出一个新的解释：西周汉语{其 m}是一个非真实（irrealis）情态成分，用来表达“说话者不能确信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一定会实现”这一非断定语气。其语用意义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 m}：春秋战国时期{其 m}可以表达“实现的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也可以表达礼貌和敬意；而西周时期的{其 m}则不含有这种含义。笔者认为，这些语用意义是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由{其 m}所含有的非真实性语气所产生而成。

关键词 非真实（irrealis），情态（modality），上古汉语，西周汉语，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

1．引言

魏培泉（1999：261－262）认为上古汉语的副词“其”（下面称为{其 m}）具有表达非真实语气（irrealis）的功能。在此基礎上，笔者在〈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待刊）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時代的{其 m}具有如下功能：

① 第一人称主语＋{其 m}

(1) 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 30 年》）

很多例子显示，“第一人称主语＋{其 m}”表示说话者的这样一种意愿：希望“难以实现，或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的事件”得以实现。在说话者来看，“难以实现或实现的可能性小的事件”就是真实性较低的事件，属于非真实领域。因此可说{其 m}通过把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来表达语句内容的真实性、实现可能性很小。

② 第二人称主语＋{其 m}

(2) 今邦弥小而钟愈大，君其图之。（上博楚简《曹沫之阵》第 2 简）

“第二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说话者要求第二人称主语实现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它经常跟“君”等尊称主语名词共现，而很少跟“汝”等贱称第二人称代词共现，因此我们认为{其 m}通过把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来减弱对听话者的强制力，是一种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标识。

③ 第三人称主语＋{其 m}

* 本文是对户内（2018）第 3 章第 3 节《西周時代における非現実モダリティマーカーの{其 m}》加以删节和增补，并用中文写成的。尤其是对例句以及与谷峰（2015）的观点相关的讨论进行了增补。另，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学研究补助金“古代中国语方言の动态的研究”（批准号：18K00532）、“シナ＝チベット诸语の历史的展开と言语类型地理论”（批准号：18H05219）与“西周金文に见える方言混合の可能性”（批准号：22K3105）的资助。

(3) 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左传・襄公 18 年》）

这种例子所表达的内容都不是说话者直接认识到的事情，而是说话者无法看到的未来的事情，或是在思想领域中想象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推测”。此外，{其 m}也可以用于表达“未来、怀疑、反诘、假设、比较”等意思的句子中，这些含义都与{其 m}所表示的非真实性有密切的关系。

笔者还认为，{其 m}其实并不是一个多义词，而是一个虚构非真实事件的情态成分，“意愿、祈使、推测”等都是由于非真实性而产生的外层意思。而且笔者也在〈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一文中指出，{其 m}的有无会构成“断定”与“非断定”这种次要对立，“非断定”指的是说话者无法判断命题绝对真实的态度，这与非真实情态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追溯到西周时期，{其 m}是否也是非真实情态标识呢？如果是，那么其外层意思与含义是否与春秋战国时期一致呢？本文将通过对西周汉语{其 m}的用例进行调查，指出：在西周时期{其 m}也是非真实情态成分，但其语用意义跟春秋战国时期不尽相同。

在过往研究中，西周时期的{其 m}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陈永正（1992：569－571）认为：

> 一．用在祈使句中，表示祈使、希望的语气，二．用在陈述句中，只表示委婉的语气，三．用在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之前，以调整语气。

陈文把{其 m}视为多义词。崔永东（1994：31－35）认为：

> 时间副词　犹“将”也。/ 语气副词 表示祈使语气。

张玉金和陈英杰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 将要的意思。 / 祈使、希望语气。（张玉金 2001：19）
>
> 一是相当于“将”，一是表希望或愿望。（陈英杰 2008：659）

这三位学者都指出{其 m}含有时间意义和情态意义。但本文认为，{其 m}原本并非多义词，“祈使、希望、委婉、将要”等意义是由于{其 m}所表示的非真实性而产生的外层意思，这一点西周时期的{其 m}跟春秋战国时期并无二致。

此外，骆锤炼、马贝加（2007：12）提出：

> （“其”是）起强调作用的语气副词。

武振玉（2010：291－292）认为：

> “其”主要是句中语气词。/ 就功能言，两者都是单功能的语气词，即只起提示强调的作用。/ 比较二词，可以看出，两类句子都是言将来之事的。

武文把“强调”和“未来”看作{其 m}的基本语义。她所谓的“强调”就是“主要是对其后各种成分的提示强调”（武振玉 2010：289）。但武文未明确交代{其 m}为什么对后边的成分起强调作用，而且强调所指的具体意义还不清楚，因此她的这一解释不可从。

骆锤炼、马贝加（2007：12－13）和陈英杰（2008：654－662）都将{其 m}看作由代名词的“其”（下面简称为{其 p}）发展而来的成分。如果说{其 p}是{其 m}的来源，那么商代就该有{其 p}，但因尚无明确的证据，使得我们无法判断甲骨文中是否有{其 p}。关于甲骨文中是否有{其 p}，各家的看法颇有出入，如 Keightley（2020）、Takashima（2020）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其 p}，而张玉金（2023：17）则说：“把殷墟甲骨文中的“其”全部或部分看成代词，是缺乏根据的。”笔者倾向于张说，认为甲骨文中没有{其 p}，所有“其”都是副词（即{其 m}）。西周中期以后，“其”才开始用来表示指示代词{其 p}，取代了更早的“厥”（参见唐钰明 1990：296）。

下面的研究都是探讨《毛诗》中“其”的意义功能的：毛毓松（1994：28－30）认为{其 m}含有时间副词、推测的语气副词、命令副词的功能；周崇谦（1995：51－52）指出{其 m}具有 4 个功能，即语气副词、时间副词、情态副词和程度副词；胡宪丽（2005：50）认为{其 m}既是时间副词，也是表达命令和疑问语气的语气副词；陈丽敏（2009：42－43）认同{其 m}含有程度副词、语气副词和时间副词的功能。另外，丁邦新（2001：42）指出《毛诗・衛風・伯兮》“其雨其雨”中的{其 m}表达“祈求”的意思。

这些对《毛诗》的研究，都以《毛诗》这个单一文献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但《毛诗》未必代表西周时期的整个语言体系，因此作为西周时期的语言资料未必足够。

上述研究似乎都认为，{其 m}的意义功能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不变。但魏培泉（2015：245－246）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西周金文的“其”应解释为当“希望”讲的动力情态（dynamic modality）动词和当“要”讲的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ity）动词。此外，魏先生将“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词组（下引例(4)）中的“子子孙孙”看作名词，并将“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看作动词“其”的子句宾语，否定了“其”是副词的看法。但笔者认为，“子子孙孙”是一个副词，意为“世世代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应分析为“其（副词）＋万年（副词）＋子子孙孙（副词）＋永（副词）＋宝用（动词）”或“其（副词）＋万年（动词）[1]，子子孙孙（副词）＋永（副词）＋宝用（动词）”构造。无论如何，此处的“其”都无疑是一个副词。

(4) 师望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师望鼎：集成 2812）[2]

下面本文将{其 m}视为非真实情态副词，在此基础上探讨含{其 m}的例子。

2．调查范围

西周时期最基本的语言资料是西周金文[3]和西周甲骨文。但其中含{其 m}的用例为数不多，且还包含尚未解释的铭文，作为定量分析语料不足。因此本文以传世文献《尚书》和《毛诗》作为辅助[4]。

《尚书》文本艰涩难懂，《毛诗》为了押韵，含有一部分不正常的语序，所以这两个文

[1] “万年”有时会用为时间状语，有时会用为谓语（陈英杰 2008：607）。

[2] 本文释文一般采用宽式隶定，只有若干特例采用严式隶定。

[3] 金文用例通过殷周金文青铜器资料库网站（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进行检索。但本文不采用没有传世拓本的宋代器。

[4] 版本使用《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尚书》各篇是何时成书的，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限于篇幅不予讨论，但据顾颉刚（1992：201）、陈梦家（1957：112）、蒋善国（1988：206－241）、裘锡圭（2004：141）认为《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梓材、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呂刑》大约在西周时期成立。《毛诗》各篇的成书时期，虽然各家的看法也稍有出入，但多认为《周颂》是在西周时期成书，因此本文把《周颂》当作西周时期的资料。

献中的{其 m}与{其 p}有时不易分辨。且{其 m}与{其 p}的区分标准也因人而异。难以判断{其 m}还是{其 p}的用例，本文不列入考察范围。

3．各人称主语与{其 m}的搭配及其含义

3.1　第一人称主语＋{其 m}

我们首先看一下陈述句中各人称主语与{其 m}的搭配及其含义。

如上所述，“第一人称主语＋{其 m}”表示说话者的这样一种意愿：希望“难以实现或实现可能性小的事件”得以实现。与此相反，西周时期的诸多例子都显示，“第一人称主语＋{其 m}”未必表达“难以实现或实现可能性小”这一含义。例如：

(5) 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或（域）[5]，自之乂民。’”（何尊：集成 6014）

(6) 善敢拜䭫首，对扬皇天子丕𠀠休，用作宗室宝，唯用绥福，号前文人，秉德恭純。余其用格我宗子雩百姓[6]，余用匄纯鲁雩万年。（善鼎：集成 2820）

(7) 彔伯𢦏敢拜手䭫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皇考厘王宝尊簋，余其永万年宝用，子子孙孙其帥型受兹休。（彔伯𢦏簋蓋：集成 4302）

(8) 盠曰：“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余用作朕文考大仲宝尊彝。”（盠驹尊：集成 6011）

例(5)中的“中或（域）”是指成周（白川 1964－1984 卷六：178; 马承源 1986－1999（三）：20－21），成周是西周洛邑，也是为了监视殷遗民而建造的东方战略据点。何尊记录了成王营造成周作为新据点并举行祭祀活动的始末。画线处描述武王向天宣誓今后将治理殷遗民。从说话者（武王）来看，“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乂民”（意思是“我要居住于成周，亲自统治民众”）所表达的事件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小，因为这段发言是在武王克殷之后说出的，并且铭文中并无记载阻碍这一事件实现的情景。例(6)画线处属于嘏辞，叙作器意图，即作器者“善”的意愿，但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不同，上下文中不见阻碍这一事件实现的情景。例(7)画线处也属于嘏辞，用金文套语“万年宝用”表达了作器者“彔伯𢦏”的长期意愿，但上下文中并无记载阻碍这一意愿实现的事件。例(8)画线处也是金文套语，叙述了说话者的意愿，但上下文中未记载阻碍这一意愿实现的情景。

下引例(9)是㝬钟铭。一般认为该器是周厉王自作器，铭文中的“㝬”指厉王胡，因此“㝬其”相当于“第一人称主语＋{其 m}”[7]。画线处属于嘏辞，记载了厉王对未来的意愿，但上下文中无记述阻碍这一事件实现的情景。

(9) 先王其严在上，𩰫𩰫𢼸𢼸，降余多福，福余沈孫，參壽唯利，㝬其万年，畯保四或（域）。（㝬钟：集成 260）

上述例子均出自出土文献[8]，同样的状况也见于《尚书》和《毛诗》等传世文献。例如：

---

[5] “中或”一般被解释为“中国”。但大西（2002：448－451）指出应该读为“中域”。

[6] 白川（1964－1984 卷三上：99）指出，“格”是让人参加宗庙的祭祀活动之意。

[7] 㝬钟之外，“作器者＋其”的表达形式虽然也有一些，但由于对金文铭文是由何种身份的人（是周王还是诸侯）起草仍存在争议（松丸 1980；伊藤 1987），因此本文暂时不把它纳入讨论。㝬钟一般被视为作器作者和作铭者都是周厉王，因此我们认为铭文中的“㝬”是作器者的自称。

[8] 西周甲骨文中没有“第一人称主语＋{其 m}”之例。

(10)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尚书・立政篇》)

《立政篇》是描写周公东征之后，天下安定，周公劝说成王起用官吏的文章。“我其立政”这一句的上下文并未记载周王意图起用官吏时有阻碍因素和反抗势力。而且照理来看，也难以想象周围的人会反对起用官吏来统治国家。

下面是《毛诗》之例：

(11)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毛诗・周颂・维天之命》)

(12)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毛诗・周颂・我将》)

例(11)画线处的意思是“(文王的品德很纯净。文王的美德惠及我们。)我要接受它”，例(12)画线处的意思是“(献羊和牛来举行祭祀时，)我日夜不懈怠，敬畏上天的威严，以此确保江山稳固”。这些句子的上下文中没有记载有人反对或阻碍该事件实现的情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说话者在不利条件下(如说话者处于被周围人反对的状况，或说话者设想难以实现的事件)要实现自己的意愿。但例(5)－(12)显示，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不表达实现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的含义。因此可见，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搭配的{其 m}所表达的含义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大相同。那么，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所表达的到底是何含义呢？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比较一下带{其 m}与不带{其 m}的第一人称主语句。下引例(13)(14)均是表达第一人称主语意愿的句子。例(13)不带{其 m}，而例(14)则带{其 m}。

(13)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尚书・多士篇》)

(14)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尚书・多方篇》)

例(13)的意思是“殷的百官，如果你们不能谨慎恭敬的话，不但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而且我也将把上天的惩罚降到你们身上”，描写的是周成王要对殷的多士给予处罚的场景。例(14)的意思是“各国诸侯，你们不服从我发布的命令，那么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记载了周成王对诸侯给予处罚的情景。这两个例子所描述的都是成王要给予处罚的场景，但在{其 m}的有无上有所不同。为什么例(14)带有{其 m}，而例(13)则不带{其 m}呢？关于这一点，给例(14)加注的孔颖达疏很有启发性：

(15) 此章反复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宁戒之。(《尚书・多方篇》孔颖达疏)

从孔颖达疏可以看出，例(14)是殷勤劝戒的一句话。既然是“劝戒”，成王就应该没有意图立刻实施对诸侯的惩罚。笔者认为，成王在这里故意使用{其 m}，显示出惩罚的实施尚未确定，或者并无立即执行惩罚的意图，同时也暗示自己的发言只是一种“劝戒”而已。

于此相反，例(13)不带{其 m}。既然不带{其 m}，它就具有“断定”的语气，表现出说话者有意图立刻实施惩罚。如上所说，上古汉语中{其 m}的有无会构成“断定”与“非断定”的对立。给(13)进行注释的孔颖达疏“言刑杀”也暗示(15)的语气属于“断定”。“刑杀”一词意味着国王处罚臣下。这种惩罚往往会根据国王的意志执行，其语气是直截了当的，并不表示“劝戒”。

用{其 m}的例(14)所表达的事件其实现可能性并不小，因为对于说话者成王来说，处罚

臣下的行为是是很容易执行的。在这一点上，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的语用意义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上文已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语句内容的事件难以实现或其实现可能性小的含义。笔者认为西周时期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不具有这种含义，而表明语句内容的事件实现尚未确定，或不会立刻实现。

下引例(16)(17)都表示由说话者发出的授予行为，表达了第一人称主语的意愿。(16)的授予动词“赐”前不带{其 m}，而(17)的授予动词“舍”前则带了{其 m}。

(16) 余赐女鬱鬯卣、金车。（彔伯𠦂簋盖：集成 4302）
(17) 王曰：“令眾奋，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卅家。（令鼎・集成 2803）

无{其 m}的例(16)中“赐”表示从上到下的恩赏。所谓恩赏就是给有功绩的家臣赐予奖赏，是按一定的奖赏制度实施的。既然如此，说出“余赐女鬱鬯卣、金车”时，即使授予事件尚未实现，其实现也已经很确定。

另一方面，带{其 m}的例(17)画线处的授予事件实现尚未确定，或不会立刻实现，因为前面有一个条件小句“乃克至”（意思是“如果你们能到达目的地的话”）。由此可知，{其 m}的有无构成语句内容所示事件实现是否确定，或是否立刻实现的对立。

通过上面的考察，笔者认为例(5)－(12)中的“第一人称主语＋{其 m}”也都表达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不会立刻实现，或实现不迫切。“不立刻实现或实现不迫近”的事件从说话者角度来看是一个不能确信是否一定会实现的事件，也是离实现还有一段距离的事件。换言之，当说话者对语句内容的实现持有怀疑态度，不能确信它是否一定会实现时，就会使用非真实情态成分的{其 m}。

例(5)中的“余其宅茲中或（域），自之乂民”表达的是与治理国家相关的长远规划，说话者尚未设想立即实现计划。事实上，据点迁至成周确实到了子辈成王在位期间才得以完成。例(6)中的 “余其用格我宗子雩百姓，余用匄纯鲁雩万年”记载“善”想通过让宗族参加宗庙的祭祀活动，来祈求幸福和长寿，这种情况对作器者“善”来说亦并不是当务之急。例(7)中的“余其永万年宝用”也表达了作器者“彔伯𠦂簋”的长期意愿。例(8)中的“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也对说话者来说，并非打算立刻实现的事件。例(9)中的“猷其万年，畯保四或（域）”描述“猷”祈愿自己长寿和国家繁荣。正如其中所写的“万年”，作器者“猷”并没有设想要紧迫地实现这一愿景。

至于例(10)画线处“继自今，我其立政”中的{其 m}，孔颖达的疏颇具启发性：

(18) 自此已下四言“继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恐王不能终之戒。（《尚书・立政篇》孔颖达疏）

“恐王不能終”这一句意味着周公担心成王完成不了“立政”这一行为。注文也显示周公认为“立政”这一行为不会立刻完成，也就是说，说话者周公不能确信“立政”是否一定会实现。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当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达的事件的实现还不确定或目前离其实现还有一段距离时，就会使用{其 m};当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达的事件的实现可以确定或其实现就在眼前时，则不用{其 m}。无论用{其 m}还是不用{其 m}，都可以表达未来事件。{其 m}的有无代表的是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不同。

对说话者来说，离实现有一段距离的事件，就是不能断定它是否会实现的事件。从类型学角度来看，非真实情态标识和非断定语气具有密切的联系（详见第 3.3 章）。既然如此，{其 m}具有上述含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话者把非真实情态标识用来表达潜在事件，而不表达一定会发

生的事件。古汉语中的有{其 m}句和无{其 m}句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其他语言中的真实（realis）标识和非真实标识的对立。例如，根据 Mithun（1995：380）的报告，在美国原住民语言之一的 Central Pomo language 中真实标识用来表示一定会发生的事件，而非真实标识用来表示不确定发生的事件。此外 Elliott（2000：71）也通过跨语言的比较研究指出：

> Future events which are thought of as certain to occur tend to attract realis marking, while events about which there is some elements of doubt are perceived as potential and are marked irrealis.
> 〔被认为一定会发生的未来事件倾向于带有真实标识，而对于不确定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潜在事件，并赋予非真实标识。〕

那么，“第一人称主语＋{其 m}”的含义为何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变化，用来表达实现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的事件了呢？笔者认为：{其 m}所表达的“不立刻实现”这一语义特征有时候会在语用层次上被推论为“难以实现”，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语用意义就被习惯化以及强化（即语用强化，pragmatic strengthening），从而固定为新的含义。最后，{其 m}就成为了表达实现可能性小的标识。

3.2 第二人称主语＋{其 m}

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人称主语＋{其 m}”经常搭配“君”等尊称主语，而很少搭配“汝”等非尊称第二人称代词，因此笔者曾经认为：{其 m}是一种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标识，通过将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来减弱对听话者的强制力。但西周时期的“第二人称主语＋{其 m}”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无论听话者身份贵贱皆能使用。换言之，它与对听话者所下的单纯命令或要求并无二致。例如：

(19) 叔趯父曰：“余老，不克御事。唯女焂𠦪（其）敬乂乃身，毋尚为小子。（叔趯父卣盖器：集成 5428）

画线处的意思是“你谨慎地修习自身”。关于“叔趯父”与“焂”的关系，李学勤、唐云明（1979：57）认为是兄弟，刘桓（2003：83）则认为是父子，无论如何，“叔趯父”的身份都比“焂”高。不过在例(19)画线处中，上级叔趯父却在对下级焂说的祈使句中使用了{其 m}。再如：

(20) 曶乃诲于𠷎：“女其舍𩰫矢五秉。”（曶鼎：集成 2838）

曶鼎的铭文结构比较特殊，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段记载了“曶”接受册命的仪式；第二段记载了“曶”和“厥小子𩰫”控告“限”的案件；第三段记载了“曶”控告“匡季”的案件。例(20)出现于第二段。关于诉讼的原告和被告是谁、引起诉讼的原因是什么、铭文中出现的人物中谁属于上级谁属于下级，各家的看法颇有出入[9]。但说话者“曶”属于贵族阶级[10]，而听话者“𠷎”属于臣民阶级，“𠷎”的社会阶级比“曶”低，这个看法是得到学界公认的。虽然如此，身份高的“曶”给身份低的“𠷎”下命令时却使用了{其 m}。由此可见{其 m}的含义跟春秋战国时期有所不同的。

在下引例(21)中，{其 m}用于国王（上级）对家臣“𢦏”（下级）的祈使句中，其意思是“𢦏，你跟成周的师氏一起去古师地戍守御敌”。

---

[9] 各家的看法，参见张经（2002：52－53）。

[10] 在大师虘簋中，“曶”也称为“宰曶”，因此可推测他曾担任周王朝的宰职。

(21)王令𠂤曰："叡，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彔𠂤卣：集成 5419)

例(19)至(21)中都出现了第二人称代词"女（汝）"。在西周汉语中，用"女（汝）"指称的对象身份未必比说话者低，这一点跟春秋战国时期的"女（汝）"稍有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如王力（1980：273－274）所述，用人称代词称呼尊辈或平辈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尤其是第二人称代词专用于称呼地位次于自己或和自己同地位的人。但是在西周时期无论听话者是上级还是下级，都可以使用第二人称代词（张玉金 2006：112－114）。

有些西周汉语的{其 m}跟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也可以用于下级向上级提出的请求。下引例(22)描述身份低的"克"向身份高的"天子"提出请求。"天子"虽然不是真正的第二人称代词，但在此起到了呼格的作用，可视为大致相当于第二人称主语。

(22)克曰："……丕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乂周邦，畯尹四方。"（大克鼎：集成 2836）

上面引例均出自出土文献[11]，同样状况也见于《尚书》和《毛诗》等传世文献。例如：

(23)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尚书・酒诰篇》)
(24)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毛诗・周颂・烈文》)

例(23)是成王对群臣所下的命令（意思是"各级官员们，你们听从我的教导"），例(24)是周王对诸侯所下的命令（意思是"你想念先人的大功，继承弘扬他的大功"[12]），都可以视为上级对下级发出的命令。可见在《尚书》和《毛诗》中，{其 m}也未必表达对听话者的敬意（例句(23)中{其 m}位于主语前，这种情况有时见于西周文献中）。

总而言之，{其 m}在西周时期尚未获得消极礼貌的含义。笔者认为消极礼貌这个语用意义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之间所产生的引申义。

那么，西周时期的"第二人称主语＋{其 m}"中的{其 m}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谷峰（2015）对"第二人称主语＋其"的观点（谷文将这个"其"称为"其祈使"）。谷文认为上古汉语的"其祈使"不是非真实成分，而是表达"将来"、"拟测"、"反问"、"祈使"等意义的多义词，而且"祈使"义来源于"将来"义。他还指出，因为"其祈使"在西周时期多搭配轻贱称呼，所以它的作用基本是表示"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即缓和对听话者的贬损；但在春秋以后"其祈使"的作用转变为对听话者表示赞美和尊敬的"积极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

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人称主语＋{其 m}"并不表示积极礼貌。积极礼貌是一种满足听话者希望被他人接受和喜欢的愿望的语言策略（strategy）；而消极礼貌本质上以避忌为基础，是一种满足听话者不希望被干扰或侵入的愿望的语言策略（Brown & Levinson 1987：101；178）。{其 m}的语用功能是将语句表示的事件置于非真实领域中，一方面表示语句内容不存在于当下的时空内，另一方面实现其间接性，从而得到扩大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和削弱语句强制力的效果。此外，如前所述，{其 m}还与非断定语气有关，非断定语气也会表达某种间接性。这些正是消极礼貌的特征。因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其 m}的这

[11] 西周甲骨文中没有"第二人称主语＋{其 m}"之例。
[12] 表面上看，例(24)中没有第二人称主语，难以确定它是否为祈使句。但孔颖达疏云："汝当念此先人之大功，继续父祖余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继其先祖也"，本文据此把它解释为隐含第二人称主语的祈使句。

种功能属于消极礼貌，并不属于积极礼貌。

那么，西周的“其祈使”是否属于消极礼貌呢？谷文认为它起到缓和作用、抵消轻贱称呼和强硬口气带来的贬损，是一个消极礼貌。他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一）“其祈使”与轻贱称呼共现时，说话者并非完全凌驾于听话者之上，仍然要顾及听话者的面子；（二）虽然西周的“其祈使”见于尊对卑、长对幼的谈话，但双方的地位悬殊不大，甚至有时候换个角度看，听话者的地位未必低于说话者，所以说话者会顾及对方的面子（谷峰 2015：241－242）。然而本文认为西周的{其 m}未必表示对听话者的尊重，不属于消极礼貌。

比如说，例(19)的叔趯父卣盖器铭记载了叔趯父和贮之间的对话，两人的关系不是兄弟，就是父子。带有{其 m}的画线处“唯女贮𠂤（其）敬乂乃身”属于叔趯父（上级）对贮（下级）所下的命令。而且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个命令并不是在王室或诸侯举行的赏赐仪式等正式场合发布的。在这种场合，叔趯父应该没有必要特意使用消极礼貌来表示对听话者的尊重。

谷峰（2015：226）还指出，包含“其祈使”的语句是庄重的。但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

松丸（1980）曾经根据铭文内容、彝器的形状和书体等来把青铜器铭文分为两种：“周家作铭彝器”和“诸侯作铭彝器”，并认为前者的铭文起草者是周王室，后者的则是周王室以外的诸侯。其中，周家作铭彝器的铭文主要记载周王的恩宠，毛公鼎、大盂鼎等大部分的册命金文属于这类。至于只记载诸侯的事情，与周王室无关的铭文，他基本看作诸侯作铭彝器。大西（1992）进而通过对西周金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的考察，发现表单数的“我”多见于所谓“诸侯作铭彝器”，在“周家作铭彝器”中很少见；命辞[13]、嘏辞等形式较固定且在庄严场合宣读的文章中多用“余”，“我”则极其罕见。大西（1992）从而推想西周的“我”很可能是一个口语色彩较强的代词，同时提出西周金文语料可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即“周家作铭彝器”和“诸侯作铭彝器”的看法，后者比前者更接近口语。户内（2023）在此基础上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两种社会方言的对立：周王室成员或诸侯在册命、赏赐等仪式中所使用的正式语言或仪式性语言与非王室成员在日常活动中所使用的口语。册命金文等记载王室仪式的金文基本属于“周家作铭彝器”。另一方面，大西（1992：118）将散氏盘、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驹父盨、九年卫鼎、各种媵器等归属于“诸侯作铭彝器”。

上面所举的(20)曶鼎与(19)叔趯父卣盖器都含有“其祈使”。松丸（1984：64）指出曶鼎的第二段与第三段的铭文属于“诸侯作铭”。笔者认为叔趯父卣也是“诸侯作铭彝器”（户内 2023）。两者铭文反映出西周的口语，由此可推断，“其祈使”未必用于在庄严场合宣读的文章中。既然如此，我们就未必能说包含“其祈使”的谈话是庄严的。

那么，“其祈使”，即“第二人称主语＋{其 m}”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根据对“第一人称主语＋{其 m}”的分析类推，可以认为{其 m}表达说话者判断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不会立刻实现，或其实现不迫切。换句话说，当说话者不能确信它是否会实现时，就会使用{其 m}。

但《尚书》和《毛诗》中有时难以看出{其 m}的有无所造成的语意差异。例如，跟例(23)“其尔典听朕教”类似的语句也见于《酒誥篇》中，但句子中却不带{其 m}：

(25)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尚书・酒诰篇》）

下引例子中的画线处也不带{其 m}。这可能是因为所讲的是具体政策（意思是“成王说：‘关于外交事务，你宣布这个法律管理狱官。这样，殷人的刑罚就会有条不紊’”），且说话者（成王）要求听话者（康叔封）立刻执行其政策。

[13] 大西（1992：117）把在金文中周王或诸侯向臣属宣告职务等任命的部分称为“命辞”。

(26)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尚书·康诰篇》）

下面是出土文献的例子。例(27)是无{其 m}的祈使句。意思是"父  ，你不要纵逸怠惰，要日夜给我施予恩惠，对邦国各种谋划，不可闭口不言"。语句中含有强烈的禁止语气，近乎强制性的命令。说话者很可能是为了表示这种强烈的语气，而选择了无{其 m}的"断定"表达。

(27)女毋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针。（毛公鼎：集成 2841）

下引例(28)的画线处也是无{其 m}的祈使句。铭文的意思是"呜呼，你很早就担任了小子官，但没有什么见识，你看到你父亲对上天有大功，通晓命令，敬事奉上"。铭文中含有感叹词"乌乎"，金文中这一词往往会表示不满情绪[14]。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使说话者采用了无"{其 m}"的"断定"表达。

(28)乌乎，尔有(旧)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命敬享哉。[15]（何尊：集成 6014）

与此相反，"第二人称主语＋{其 m}"，如例(19)"唯女焚  （其）敬乂乃身"，使用{其 m}可能是因为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做出长期的努力。

在例(20)中"  "不是"眔"的直属下属[16]，不应是"眔"能够直接命令的对象。从说话者"眔"来看，""是关系疏远的人，这可能就是"眔"用{其 m}的原因。

例(21)画线处"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是关于较大规模战争的指示，"大规模战争"未必是听话者能够马上实施的。

例(22)"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乂周邦，畯尹四方"叙述了作器者"克"对周王的期望和要求。从其中的"万年"这一词来看，"克"所期望和要求的情况并不具有高度紧急性。例(22)与例(9)"猷其万年，畯保四或（域）"类似，如上所述，例(9)描述了"猷"本人和国家长期的愿景，并不是当务之急。总之，笔者认为{其 m}把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放在非真实领域，表示其实现是不确定的。

下引例子中的{其 m}搭配"今"，解释起来比较困难。

(29)虢仲令柞伯曰："在乃圣祖周公繇（旧）有共（功）于周邦。用昏無殳广伐南或（域）。今女  （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柞伯鼎：近二 327）

朱鳳瀚（2006：67）把柞伯鼎的年代推定为西周晚期的厉宣时期。铭文记载，王朝重臣虢仲命令柞伯效法其先祖周公，率领蔡侯伐昏。画线的祈使句中，时间词"今"意味着立刻实现，而{其 m}则意味着不会立刻实现，这两个意思相悖的词在一句中共现。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组合。

---

[14] 下例也显示感叹词"乌乎"表达说话者的负面感情。

乌虖，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或（域）。（禹鼎：集成 2855）

[15] 张政烺（2004：532）等很多学者指出，师  簋中有"女有隹小子"这一句跟何尊的"尔有唯小子"一致，因此""字当释为第二人称代词"尔"。张政烺（2004：532）将"有"读为"旧"。此外，孙斌来（1984：47）把"小子"解释为官名。

[16] 张经（2002：53）说，"眔"是原告，"限"及其家臣或下属""是被告。董莲池（2018：187）也认为，""是"限"方的代理人。

关于被命令者柞伯的地位，李裕杓（2017：125—128）认为：周王朝册封柞伯的目的不在军事方面，柞伯的军事能力并不强；虽然这次战役的军事领导系统上，柞伯受虢仲之命而命蔡侯，但是其军事主力应该是蔡侯，并非柞伯。

通过李文的考察，可以推测：虢仲认为柞伯独自难以取得军事胜利，所以企图通过间接地命令蔡侯这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人，以完成这次军事行动。在这一系列指令中，命令者虢仲和被命令者蔡侯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这种间接性导致了使用{其 m}。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西周时期的“第二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说话者要求听话者实行不会立刻实现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离实现有一段距离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 m} 所表示的“不会立刻实现”、“离实现有距离”这一语义特征被推论为“间接性”，又被重新解释成一种对听话者的“敬避性”，变成一种不直接阻礙听话者行为的表达。我们认为这种语用意义被习惯化、被强化，最终使{其 m}成为了消极礼貌的标识。

3.3 第三人称主语＋{其 m}

许多例子显示，西周时期的“第三人称主语＋{其 m}”表达的是说话者推测的事情，即说话者在思想领域中构想的事件，也是说话者无法直接感知的事件。这一点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三人称主语＋{其 m}”完全相同。“无法直接感知的事件” 也就是说话者无法确信它是否发生或是否实现的事件，也是离现实有一段距离的事件。例如：

(30)盞曰：“天子不叚不其万年保我万邦。”（盞方尊：集成 6013）

关于“不叚不其”的用法，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沈培（2010）把“叚”看作表示可能性的情态助动词，并认为“不叚不”是“不可能不”或“不會不”的意思。依沈说解释，{其 m}理解为“推测”义就会语句通顺。而且画线处所表示的是未来将发生的非真实事件，而不是说话者直接感知的真实事件，其中{其 m}表达了说话者无法确信某一件事件是否一定会实现的主观态度。再如：

(31)先王其严在上，  敷敷，降余多福。[17]（默钟：集成 260）

说话者说出例(31)时，“先王”已过世。从说话者来看，“先王”是存在于思想领域中的假想人物。画线处的“先王其严在上”（意思是“先王的亡灵会恭敬地在天上”）并不是说话者直接能看得到的事件，此处的{其 m}表达说话者无法确信“先王严在上”这一情况是否存在。

(32)畏（威）告姬：“叡，尔曰：‘其朕子舀作君。’今晋人伸亦曰：‘朕甥作君’。”（格姬簋：严志斌、谢尧亭 2023）

严志斌、谢尧亭（2023：76—77）说“其朕子舀，当是指格（霸）姬的儿子，舀为其名。铭中‘尔’，或指格（霸）姬”，并把画线处解释为“格（霸）姬意欲立她的儿子名舀者为霸国之君”。笔者认为“其朕子舀”中的“其”是{其 m}，表达“推测”义，画线处的意思是“（霸姬说）儿子舀会立为霸国之君”。此处的{其 m}表达说话者霸姬无法确信“其朕子舀作君”这一事件是否会实现。这个{其 m}位于主语“朕子”之前，在句法结构上与例(23)相同。

下面是西周甲骨文的例子，{其 m}很可能用来表达“推测”义。

(33)八月辛卯卜曰：“其梦启。”[18]（周甲 H31：3）

[17] “严”的语义有多种解释，但陈剑（2007：253）解释为“敬”义，甚是。

[18] 参见朱歧祥（1997：71）。

上面均为出土文献的例子。这类{其 m}还见于《尚书》和《毛诗》等传世文献：

(34)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尚书・大诰篇》）
(35)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尚书・洛诰篇》）
(36)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毛诗・周颂・烈文》）

(34)画线处的意思是“现在上天会帮助老百姓”，(35)画线处的意思是“这样，政治将会错乱轻慢”，(36)的画线处的意思是“四方诸国都会听从他”，“诸侯都会以他为榜样”。这些例子均不表达说话者直接认知到的真实事件，换句话说，说话者无法确信它是否会确实实现。因此可见“第三人称主语＋{其 m}”表达说话者无法确信某一件事件是否一定会发生的主观态度，表示“推测”义。这属于非断定的语气。

综上所述，西周汉语的{其 m}与春秋战国时期类似，基本上具有非断定的语气，都表达说话者无法确信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是否一定会实现，或者表示一个事件离实现还有一段距离。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 m}所不同的是，西周汉语的{其 m}尚未具备“表达实现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表达消极礼貌”等含义。笔者认为这些语用意义是由于{其 m}所含有的非真实、非断定语气而产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 m}并非强制性的语法成分。即使一个语句属于非真实情况，也有时不带有{其 m}；同样，即使一个语句不带{其 m}，有时也会表示非真实的事件。比如，上引例(13)、(16)、(25)至(28)。此外，在金文中常见的套语“子子孙孙宝用”，在许多情况下会带有{其 m}（例 37、38），但有时则不带（例 39）。例如：

(37)卫拜䭫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祖考寶簋。卫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卫簋：集成 4256）
(38)瘨其万年，孙孙子子其永宝用，享于宗室。（师瘨簋蓋：集成 4283）
(39)叔硕父乍作旅甗，子子孙孙永宝用。（叔硕父甗：集成 928）

“子子孙孙宝用”的意思是，作器者愿意后裔世世代代永远保有这件器，或者周王希望作器者一族世世代代永远保有这件器。无论如何，它都表达将来的事情。不过例(37)与(38)带有{其 m}，而(39)则不带。这意味着有{其 m}句和无{其 m}句的对立未必是非真实和真实的对立。我们认为西周汉语中的有{其 m}和无{其 m}的对立会构成断定与非断定的次要对立，换言之，是用非真实标识{其 m}来表达非断定。总之，西周汉语的{其 m}不仅是非真实标识，而且是非断定标识。

有些学者认为真实情态与非真实情态反映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说话者的话语态度（utterance attitude）。

有些学者指出欧洲语言的传统术语“直陈式（indicative）”和“虚拟式（subjunctive）”的对立跟真实和非真实的对立大体相当（Palmer 2001：3； Palmer 2001：107；Givon1994：265）。Lunn（1995：430）以西班牙语为例，认为直陈式跟断定（assertion）语气有关联，虚拟式则跟非断定（non-assertion）语气有关联。Lunn 氏指出，命题成为非断定的动因是：

(i) the speaker has doubts about its veracity.

〔说话者对命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ii) the propositions unrealized.

〔命题没有实现。〕

(iii) the proposition is presupposed.

〔命题是预设的。〕

Palmer（2001：3－4）赞同 Lunn（1995）的观点，并说：

> The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is analysis is that it shows quite clearly that the choice of the Irrealis marker, the subjunctive, does not depen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factual and what is not (and still less on what is not true). It depend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asserted and what is not asserted.
> 〔这个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相当清楚地表明了非真实标识、虚拟式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事实与非事实的区别，而取决于断言与非断言的对立。〕

也就是说，Palmer 认为非真实标识的选择受到非断定语气的影响。

益冈隆志（2007：136）对“真实/非真实”做如下的解释：

> 事態の現実性というのは、話し手が当該の事態を現実の事態として捉えるのか非現実の事態として捉えるのかという捉え方の対立のことである。事態を現実のものとして捉えるのか非現実のものとして捉えるのかは、当該事態が客観的に見て事実であ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とは別である。客観的には事実であっても、非現実の事態として扱われることもある。ここでいう事態の現実性とは、事態の捉え方という話し手（表現者）の態度にかかわるものである。
> 〔所谓事件的真实性，指的是说话者将该事件解释为真实事件还是非真实事件这一识解方式的对立。把事件解释为真实还是非真实，与该事件在客观上是否为真实并不等同。有时即使是客观事实，也会被解释为非真实事件。在此所说的事件的真实性，跟说话者（表达者）看待事件的态度有关。〕

也就是说，真实和非真实的选择并非取决于客观事实，而是取决于说话者对事件的主观认识。益冈隆志（2007：150）还说：

> 断定というのは、現実において当該の事態が真であると認定するものである。つまり、「現実」（‘realis’）の領域に属するという判断である。一方、非断定というのは、あり得る事態として思い描く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現実の外にある「非現実」（‘irrealis’）の領域に属する判断であると言える。……このように、断定―非断定という対立のパラダイムは「現実の世界（realis）―思い描かれた非現実の世界（irrealis)」という、より抽象的な対立のパラダイムに包含することできる。
> 〔所谓“断定”，是指认定该事件在现实中为真。换言之，判断该事件属于“现实”的领域。另一方面，“非断定”指的是设想该事件为可能发生。也就是判断该事件属于位于现实之外的“非真实”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把“断定—非断定”这一对立范式包含在“真实世界—想象的非真实世界”这一更为抽象的对立范式中。〕

虽然 Palmer 氏和益冈氏对“断定 / 非断定”与“真实 / 非真实”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两

者均指出非真实情态标识与非断定语气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大西（2023：6）认为在上古汉语中非真实（irrealis）尚未形成为语法范畴，并把{其 m}重新理解为表示“断定保留”的标识[19]。

4．句子功能与{其 m}

4.1 问句中的{其 m}

就管见所及，问句中的{其 m}不仅未见于西周金文和西周甲骨文，且在《尚书》、《毛诗》等传世文献中也较为罕见。下面是《尚书》的例子。

(40) 王再拜兴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尚书・顾命篇》）

光从句子结构来看，无法判断画线处是否是一个疑问句（《尚书》中几乎没有疑问助词“乎”），但是可以根据孔安国传来推断它是问句。

(41) 言“微微我浅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托不能。（《尚书・顾命篇》孔安国传）

这一例子表达的是关于尚未实现的事件的疑问。使用{其 m}的问句是表示关于尚未实现事件的疑问。换言之，无论从说话者来看还是从听话者来看，询问的都是非真实事件。这一点西周的{其 m}跟春秋战国的并无二致。

4.2 反诘句中的{其 m}

反诘句中的{其 m}也未见于金文西周甲骨文，而见于传世文献中。例如：

(42)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20]（《尚书・酒诰篇》）
(43)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毛诗・小雅・四月》）
(44)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毛诗・小雅・菀柳》）

“反诘”是用疑问形式提出相反的情况的修辞手法，其语句内容属于现实之外的非真实领域。

4.3 复句条件小句中的{其 m}

下面是西周金文的例子：

(45) 仲譶父作尊簋，用从德公。其或贸易，则明殛。（仲譶父簋：铭图 4845）
(46) 其有敢乱兹命，曰女事召人，公则明殛。[21]（琱生尊：铭图 11817）

下引例子是《尚书》的例子。因为前面有主语名词“马牛”，所以“其”不是主语，而是副词。

(47) 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尚书・费誓篇》）

---

[19] Bybee et al.（1994：236－240）认为把 mood 看作真实与非真实的二元对立并不具有跨语言的合理性，并指出与 mood 相关的不是真值或真实的领域，而是断定和非断定的领域。
[20] “抚”的解释学者意见分歧较大。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读为“抚安”，孙星衍认为：“郑注曲礼云‘犹据也’”，加藤常贤（1983：209－211）释为“貌”。本文采用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的看法。
[21] 董珊（2008）认为琱生尊中的“其”是表示假设、将然语气的助词。

这些例子都在“假设”复句的条件小句里使用{其 m}，“假设”把语句所表示的事件放在想象事件中，是最典型的非真实领域事件。

5．结语

西周时期的{其 m}也跟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是一个非真实情态成分。总的来说，{其 m}表达“说话者不能确信语句内容所表示的事件一定会实现”这一非断定语气。但是其语用意义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 m}有所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其 m}可以表达事件实现的可能性小或难以实现，也可以表达礼貌和敬意，而西周时期的{其 m}则没有这些语用意义。笔者认为，这些语用意义应是在西周到春秋战国之间由{其 m}所含有的非真实、非断定语气产生而成。

〈参考文献〉

中文

宝鸡市考古隊、扶風县博物馆 2007.〈陕西省扶風县新发现的一批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4 期
陈剑 2007.〈金文“豪”字考释〉，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
陈丽敏 2009.〈浅释《诗经·小雅》中的“其”字的用法〉,《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23 卷第 6 期
陈梦家 1957.《尚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陈英杰 2008.《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北京：线装书局
陈永正 1992.〈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语气词〉,《古文字研究》第 19 辑，北京：中华书局
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 2004.《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崔永东 1994.《西周金文虚词解释》，北京：中华书局
丁邦新 2001.〈从毛诗「其雨」的用法看卜辞中命辞的性质〉,《台大文史哲学报》第 54 期
董莲池 2018.〈舀鼎“賣、贇”及相关字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 32 辑，北京：中华书局
董珊 2008.〈侯马、温县盟书中“明殛视之”的句法分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9），2008 年 1 月 15 日
谷峰 2015.〈上古汉语“其”的祈使语气用法及其形成〉,《语言学论丛》第 51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顾颉刚 1992.〈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民国丛书》第四编 65 歷史・地理类《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
胡宪丽 2005.〈论《诗经·国风》中“其”字的用法〉,《池州师专学报》第 19 卷第 6 期
户内俊介 2023.〈西周金文中的社会方言〉，汉语史与出土文献系列讲座《基于出土文献的语法研究》第 3 讲（北京大学中文系），2023 年 9 月 7 日
户内俊介（待刊）.〈上古汉语非真实情态成分“其”〉,《中国语言学》第 10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蒋善国 1988.《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学勤、唐云明 1979.〈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 年第 1 期
李裕杓.2017〈柞伯鼎铭文涉及的重要军事问题〉,《青铜器与金文》第 6 辑
刘桓 2003.〈金文偶札（四则）〉,《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 5 期
骆锤炼、马贝加 2007.〈《诗经》代词“其”和话题的关系—兼论“其”的语法化〉,《语文研究》2007 年第 1 期
马承源主编 1986－1999.《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
毛毓松 1994.〈论《诗经》句中的“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0 卷第

1 期
裘锡圭 2004.〈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沈培 2010.〈再谈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态的用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186），2010 年 6 月 16 日
唐钰明 1990.〈其、厥考辨〉，《中国语文》1990 年第 4 期
王力 1980.《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
魏培泉 1999.〈论先秦汉语运符的位置〉，*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魏培泉 2015.〈上古汉语副词“其”、“将”的功能和来源〉，张显成主编《古汉语语法研究新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武振玉 2010.《两周金文虚词研究》，北京：线装书局
严志斌、谢尧亭 2023.《格姬簋铭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 年第 9 期
张经 2002.〈舀鼎新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4 期
张玉金 2001.〈甲骨金文中“其”字意义的研究〉，《殷都学刊》2001 年第 1 期
张玉金 2006.《西周汉语代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张政烺 2004.〈周厉王胡簋释文〉，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朱凤瀚 2006.〈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 年第 5 期
朱歧祥 1997.《周原甲骨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日文

伊藤道治 1987.《中国古代国家の支配構造》，東京：中央公論社
大西克也 2002.〈「国」の誕生―出土資料における「或」系字の字義の変遷―〉，郭店楚簡研究会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国古代文化》，東京：汲古書院
大西克也 2023.〈上古中国語のモダリティ助詞「矣」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報》第 75 集
加藤常賢 1983.《新釈漢文大系 25　尚書（上）》，東京：明治書院
白川静 1964－1984.《金文通釈》，神戸：白鶴美術館
戸内俊介 2018.《先秦の機能語の史的発展―上古中国語文法化研究序説》，東京： 研文出版
益岡隆志 2007.《日本語のモダリティ探求》，东京：くろしお出版
松丸道雄 1980.〈西周青銅器制作の背景〉，松丸道雄編《西周青銅器とその国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
松丸道雄 1984.〈西周後期社会にみえる変革の萌芽―𠂤鼎銘解釈問題の初歩的解決〉，《西嶋定生博士還暦記念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東京：山川出版社

英文

Brown, P & Levinson, P.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oan L, Perkins, Revere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von, T. 1994. Irrealis and the subjunctive. *Studies in Language 18-2*
Keightley, David N. 2020. Executive Qi in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1): 5-54, Leiden; Boston: Brill
Lunn , Patricia V. 1995. The evaluative function of Spanish subjunctive. *Modality and Grammar in Discours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32)* (ed.by Bybee, Joan & Fleischman, Suzannn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Elliott, Jennifer R. 2000. Realis and irrealis: forms and concepts of the grammaticalisation of reality. *Linguistic Typology Volume4-1*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thun, Marianne. 1995. On the Relativity of Irreality. *Modality and Grammar in Discours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32)* (ed.by Bybee, Joan & Fleischman, Suzannn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Takashima, Ken-ichi. 2020. A Reflection on "Divinatory Conventions in Late Shang China" and the Grammar of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2)*: 340-358, Leiden; Boston: Brill

〈材料来源〉

周甲：曹玮编《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 年
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第 1 冊－第 18 冊，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1990 年
新收：鍾柏生 《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 年
近出：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録》，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近二：刘雨、严志斌 《近出殷周金文集録二編》，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铭图：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上博楚简：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 年

附记：许永兰教授审阅本文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